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二之二

漆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聖僧部第三

自大覺泥洹法歸泉聖開士應真導揚末教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

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末明八年帝躬弗念雖和鵲薦術而茵褥猶滯乃結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巖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臯徹心映蔽燠爐無復芳勢又足影屣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牖外觀蹤聞香皆肅然魂聳時有徐亮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遍朝歸

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

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旃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杖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内外道知欲現神通智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命不答言實余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呵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勅令爲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鑊乘空爲王說偈云汝身同人身汝力過人力應令我知之

為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

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

盧頗羅隋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隋

誓者姓也其人為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過

漆 法苑珠林四十二

○

卅

之不聽涅槃勅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

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

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隋誓受佛教勅為末

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

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

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

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

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

人浴訖願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

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

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

漢受佛教勅為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

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毘毘不遍敷好花欲以

驗之大衆食訖發毘毘花皆萎黃懊惱自責

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

會如前布花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

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

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

四布悔其愆咎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

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

壞謂是被擯願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

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

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

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

漆 法苑珠林四十二

○

瘡是汝自為之何所懊惱言已不現長者乃

知是賓頭盧自亦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

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花即不萎若新立

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

香油燈新牀新縛縛上奮綿敷之以白練覆

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

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縛上現有卧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花不萎乃知之矣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幡蓋散衆雜華手執香爐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花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處安聖僧座敷設軟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令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綵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花

置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綵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最爲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椀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四

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并獻飲食
 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
 寒安被厚帔纏縛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
 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
 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
 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絲畫佛形及四壁畫
 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
 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
 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
 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已物
 已身餘人軒將作
 別用豈可得不得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
 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乎用恐差之
 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
 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
 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施食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
 為受不煞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
 將終佛告鬼言我勅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

法苑珠林卷四十一

卅

悉施汝等食若有任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
 非我弟子真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
 齋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
 兒鳥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
 分外施比見道俗至於齊上施主檢約不與
 前會多少先自飽食多將施食乞餉鳥犬換
 他施主又自得果若取分內或將已食任意
 念見渴之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為施主彼為
 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
 莫墮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著淨石上施
 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
 有八萬戶虫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
 此諸虫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為不捨衆
 生 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
 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
 饒事業畢竟殘有餽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
 守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
 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為種

樹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
福重以施僧是為施一得万倍報 又四分
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
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
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宿食風除飢渴消

色力壽樂辞清辯
是名為樂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眾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
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
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

福何等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
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
顏色顛顛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
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命其施
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天
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為施命何謂施色

漆 朱林四十二

六

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顛不可顯示是故智者
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
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晞暉人見歡喜稽首
作禮是為施色何謂施力人得食時身羸意
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
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
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
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
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
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眾殃
其所利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天傷是
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
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
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質礙惠辯通達生天世
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
食之報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
為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
初得菓蔬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

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
 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 又長阿
 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
 自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
 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勅阿難汝取水來
 阿難自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

漆 朱林四十二

七

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
 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為愍彼故為受之
 食時部第五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
 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
 未出即是非時即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為法即是食時
 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髮一瞬草葉等即是非時 四天下准此皆

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惠法菩薩說云食
 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
 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
 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
 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
 罪 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

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
 若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
 時餘三方亦亦故摩德勤伽論問頗有非時
 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
 不犯餘方亦亦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
 夜半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
 知 又薩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婆始從日出
 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為時從中已後至
 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
 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至於
 夜分是俗人醮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
 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媿亂
 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事務休
 息嬉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
 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
 事順應法故名為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
 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第六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為檀越燒香

三唄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
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
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阿含經
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
為佛使故須燒香遍請十方既知燒香本心
請佛為凡夫聖
滿目觀不知佛令燒香遍請十方一切道
表呈福事騰空普赴正行香作唄時一切道

俗依花嚴經
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遍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為女人行香
恐觸手染着故開坐受若恐懺慢令懸放下
亦得男子行香女人
受香翻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麁但得支濟

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告車須油何簡
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
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養馬養
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

花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眾生

志在佛道 為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

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

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

花香贖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

自食也正不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餘時

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

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迴施眾生普共成

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摠作一念亦

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

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鉢根者

摠作一念故花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

法華經卷第十二

十願凡所施為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

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

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

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

心壅塞坐卧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

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寐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

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

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

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亦同盜相二為作證明故儻有失脫

不于三為止誹謗故出家自取非是高勝四為成少欲

知足故若當不受非同儉素五為生他信敬心故而見受

外道如管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

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

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

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

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

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

不受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

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如此

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

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

漏盡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

知受取况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

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

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 又十

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

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

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

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

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

者口中得罪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

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中心中毒箭當云

何拔用視女色為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

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

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

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介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遍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

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四者無有下風心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厭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為膿虫住

處如蘇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厨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熟糜滓濁下沉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屎清者為屎復有三孔風吹膩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為

漆

朱林四十二

十一

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等量好醜然後生我我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為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食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脩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尔耶母言癰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蘇拊之癰熟膿出和合蘇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

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匈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為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介著是飲食歡喜樂嘔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第七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豆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

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

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介者皆不成齋

無目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依耶舍法師傳云西

方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生万物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

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

卧四種威儀食五五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

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

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

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

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

漆 朱卷四十二 十二

為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謂藕根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百一用病蘇治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 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噉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飢渴二時得飲故無病非時縱是石蜜僧祇律云胡椒畢鉢薑蘇油等亦不得食也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鹹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住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邊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棗汁或生梨蒲桃石榴不搗汁飲并子惣食雖有搗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

藕根并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
非時食蘇泊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
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
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數犯
者多故別疏記 呪願部第八

如佛本行經云介時世尊日在東方着衣持

漆

卷十二

十三

鉢諸比丘僧左右圍遶佛為衆首來至輪頭
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
各依次如法而坐介時輪頭檀王以佛為首
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
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輪頭檀王令其
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

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
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
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為施主唄讚呪願
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
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
為應時呪願若為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辟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	
是呪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

呪願云 朱林十二 女人信持戒 十四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費糧

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呪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暝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最

其前事為檀越呪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

阿舍經世尊為女施園便呪願云

園果施清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園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生必天上

施福部第九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

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

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

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

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

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今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

舖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

歡喜合掌白母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

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

法佛即為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

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

修習得阿羅漢并請天世人所見敬仰今時

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

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

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

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

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
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
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
長者家設諸餽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
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家
大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
勅彼婢言辦設食來婢荅大家今有佛僧在
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
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
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
隨意所求婢荅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
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
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
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
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
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尔
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

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子王
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
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
然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勅諸鸚
鵡各來奉迎尔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
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
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
丘僧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
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世尊進引鸚
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
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
設諸餽饌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餽饌
泰 朱林四二 十六
執持幢幡香花伎樂將諸群臣逆道奉迎時
鸚鵡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
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大念我造何福生此
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故一宿止
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
着諸瓔珞莊嚴其身賣持香花而供養佛却

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匝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令鸚鵡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尔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娣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鐵上鐵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鐵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

漆

卷四十二

十七

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鐵鏢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

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燄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著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入尸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花徧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花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呪願媯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眾僧飽滿意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以已集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十八

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上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 又摩得勤伽論云眾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 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竺竺道容 晉關公則 晉南陽滕普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屢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佻陋出自眾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恠駭謂其課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願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

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恨誓懺累日
晉居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乎烏江寺戒行
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藉
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
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弟內其道
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
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爲因
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居力也
當時崇異号爲聖人新林寺即帝爲容所造
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莖其衣鉢
故寺邊有塚在焉 晉關公則趙人也恬放
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
漆 朱秋四十二 十九
志爲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
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
乃言曰我是關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
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
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
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

母出齋堂與諸居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
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
充教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
之皆七日不飢此鉢猶云尚存北土度善有
文辭作八閔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
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
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曰燭日闔復登
宵衛度繼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蛻骸以不死
者也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
亢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
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
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
地傾篋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
有餘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
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日
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
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舍以蘇峻
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畜

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别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恠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拌案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

漆

朱林四十二

二十

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宋仇那跋摩者齋言功德種芻賓王子也幼而出家号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爲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鐘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花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花同萎頽而跋摩席花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欻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痾患但結跏趺坐般衽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

深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一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連繞屍而去同集成覩云跋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

右五驗出
真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礼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惟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爲屋所壓頭陷入骨琳爲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

二十

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右一驗出
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漆二

茵因音車 杖弋音 互平音 空息反 湍即見音
 剛他音 拌步安反 汝屋音 鞞音靴 杭音其 鉗其反
 膏音告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漆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輪王篇第四十

張敷書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頂生部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飛行黃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

傳

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感現囊括遐邇獨處
 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
 遠貪逸彌繁峻極威戎遠思天報於是行轉
 輪之猛騰帝釋之宮晷度非分退失輪王之
 位懷悲苦切劇同荼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
 嗟乎 會名部第二 依真諦三藏法師

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
 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
 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
 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
 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
 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知苦無常易可化
 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興世劫初轉輪王
 唯彌勒佛出世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
 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
 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
 鬱單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
 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
 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
 來為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
 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
 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五十輻金輪有
 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
 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